



第四卷

瞿鳳奴情慾死蓋

一點靈光運百骸

休教放逐同奔馬

舉世盡函無相火

請君細玩同心結

經綸周慮任施裁

要使收藏似芥菜

幾人能作不燃灰

斬斷情根莫浪猜

話說人生血肉頑軀，自家袋抱中直到蓋棺事定，總是  
不靈之物，惟有這點心苗，居在胞膈之內，肺爲華蓋，  
大小腸爲溝渠，兩腎藏精，畜髓養育元氣，所以又稱

命門然皆聽憑心靈指揮有時運藏于密方寸間現出四海八垓到收羅在芥子窩中依然沒些影響方知四肢百骸不過借此虛殼立于天地之間臭皮囊不多光景有何可愛說到此處人都不信便道無目將何爲視無耳將何爲聽無鼻如何得聞香臭無口如何得進飲食養得此身氣完神足向人前搖擺總然有了眼耳口鼻若不生這兩道眉毛相配光禿禿也不成模樣所以五官中說眉爲保壽少不得要他襯貼何況手能舉脚能步如何在人身上只看心田

一片好沒來歷這篇說話却象有理然不知自朝官宰相以及漁樵耕牧那一個不具此五官手足如何做高官的談到文章便曉得古今來幾人帝幾人王幾人聖賢愚不肖談到武畧便曉得如何行兵如何破敵怎生樣可以按伏怎生樣可以截戰若問到漁樵耕牧以下一流人除却刀斧犁鋤釣罾蓑笠一毫通融不得難道他是沒有眼耳口鼻的只爲這片心靈彼此不同所以分別下小人君子還有一說此心固是第一件爲人根本然無賢愚識貴賤却原全仗

這雙眼睛。睛運用。若喪了這點神光。總然心靈七竅。却便是有天無日。成何世界。但這雙眼。若論在學士佳人。讀書寫字。刺繡描畫。百工技藝。孰作經營。何等有用。何等有益。單可惜。遇副了浪子蕩婦。輕挑慢引。許多風月工夫。都從茲而起。且莫說寒玉墻東女子。只這西廂月下佳期。皆因眼角留情。成就淫奔苟合。勾當。做了千秋話柄。據這等人看來。反不如心眼俱蒙。到免得傷了風化。閒話休題。如今單說一個後生。為此方寸心花。流在眼皮兒上。變出一段奇奇怪怪的。

### 新聞直教

同心結締就鴛鴦

死話醜粧成夫婦

說這嘉興府去城三十里外。有個村鎮。喚做王江涇。這地方。北通蘇松常鎮。南連杭紹金衢。寧台溫處。西南。即福建兩廣。南北往來。無有不從此經過。近鎮村坊。都種桑養蠶。織紉為業。四方商賈。俱至此收貨。所以鎮上做買做賣的。挨擠不開。十分熱鬧。鎮南小港去處。有一人。姓翟。號濱吾。原在絲紉機戶中。經紀做起。千金家事。一向販紬。走汴梁生理。不期得病身且。

遺下結髮妻子方氏年近三十四五一個女兒小名鳳奴纔只十二歲又有十來歲一個使女名喚春來還有一房伴當乘着喪中偷了些東西逃往遠方單單只存這三口過活並無嫡親叔伯尊長管束俗言道得好孤孀容易做難得四十五歲過方氏年不上四旬且是生得烏頭黑髮粉面朱唇曲彎彎兩道細眉水油油一雙俏眼身子不長不短娉婷袅娜體段十分妖嬈丈夫死去雖說倏忽三年這被窩裏情透從冷淡中生出生出熱鬧來擒之不着思之有味全賴

眼無所見耳無所聞深閨內苑牢籠此心已稿之木逢春不發既寒之灰點火不熱纔是真正守寡的行徑那知方氏所居只有三進房屋後一帶是廚灶臥房中一帶是客座兩廂堆積些米穀柴草第一帶浴街正中開兩扇大門門內一帶遮堂門屏旁屋做個雜房堆些零星什物方氏日逐三餐茶飯以外不少穿不少着鎖日裏無聊無賴前前後後一日走下幾十迴沒情沒緒單單少一件東西咳少甚麼來不好說不好說只可恨有限的歲月一年又是一年青春

補神處  
將阿堵  
細妙絕

不。再。無。邊。的。煩。惱。一。種。又。是。一。種。野。鳥。頻。來。一。日。時  
嘗。三。月。百。花。開。放。可。愛。的。是

多情燕子成行着意蜂兒作對那燕子雖是羽毛  
種類雌雄無定只見秋秋唧唧一上一下兩尾相  
聯偏湊着門欄春色那蜂兒不離玉蟻窠巢牝牡  
何分只見唧唧語若重若疊雙腰交撲描畫就  
花底風光

方氏正倚着門屏邪視只見一個後生撒地徑過頭  
戴時與密結不長不短騎帽身穿秋香夾軟紗道袍

脚穿玄色淺面靴頭鞋白綾襪上罩着水綠縐紗夾  
襖并桃紅縐紗褲子手中拿一柄上赤真金川扇掛  
着蜜蠟金扇墜手指上亮晃晃露着金戒指渾身輕  
薄偏體離披無風搖擺回頭掣腦的蹀將過去這後  
生是誰這後生姓孫名謹表字慎甫排行第三人都  
叫他爲孫三郎年紀二十以外父母盡亡娶妻劉氏  
頭胎生子已是六歲家住市中專于販賣米穀爲業  
家貲巨萬此人生來氣質恂恂文雅出眾幼年也曾  
讀書寫字雖不會吟詩作賦却也有些小聰明學唱

兩套水磨，腔曲子，絃索簫管，也曉得幾分，只因家道饒裕，遍體綺羅，上下葢齊，且又襯貼些沉透生香，薰得滿身撲鼻，是一個行奸賣俏的小夥子，使錢撒漫的大老官，不想這日打從方氏門首經過，這一雙俊俏偷情眼，瞧見方氏倚着門扉而立，大有風韻，便有些着魂，所以走了過去，又復回頭觀望，這方氏本是按捺不下這點春情的半老佳人，一見了孫三郎如此賣弄，正撥着他的癢處，暗想道：天地間那得有這碗間飯，養着這不癡不呆，不老不小，不真不假，不

長不短的閒漢子，這老婆配着他，却也是前緣有定，心裏是這等想，歎口氣回身折轉進去，又暗想道：不知這人可還轉來。纔轉這念，却有幾個兒童叫道：看狗起，看狗起，却是甚的來，時當三月，不特虫鳥知情，六畜裏頭，惟有狗子是人養着守宅的，所以沿街倒巷，都是此種，遇着春氣發作，便要成羣，古人有偈道：幾句道得好。

東家狗，西家狗，二尾交聯兩頭扭，中間線索不分，明漆練膠粘總難剖，或前或後團團拖，八脚高低

做一肘，這家傾上米幾盆，那家遇上灰半隻，人因要知羞，狗自不嫌醜，平空一棒打將開，垂尾低頭各亂走。

只可笑方氏既要進門，聽此一句淡正經說話，轉身出頭一看，若是街坊上有人，他也自然進去，只因是幾個小孩子，站在那里看方氏，一點無名相火，直觸起來，不知眼從心上，又不知心從眼上，驀突突攪得一腔火熱，酥麻了半個身體，那孫三郎又走不多遠，也聽得孩子們叫笑，正在方氏門前，故意折轉身來。

春喪行  
俱從出鳥  
書生而起  
立意為遠  
有三人之

如順風落葉，急水游魚，剛剛正見方氏在那里觀看，方氏擡眼望見孫三郎已在面前，自覺沒趣，急急掩上避堂門扇，進內去了。孫三郎隨口笑道：「再看一看，何妨，還不會用到陳媽媽哩。」只因這一看不打緊，頓使那

糶糶賈小成，擲果潘安。

水蘂娘半就偷香，韓壽。

也是夙世冤業，孫三郎自見方氏之後，魂顛夢倒，連米行生意都不經心，又打聽得是個孤孀家裏，又無

男人大着膽日逐在他家門首擺來擺去那方氏心裏也有了這個後生只是不曉得他姓張姓李這一點沒着落的閒思想無處發付也不時走到門前張望急切裏又兩不相值一日方氏正在堂中忽聽得門首鑼聲噹噹地響許多小兒女嘈嘈雜雜方氏喚春來同走出去觀看原不是弄獼猴的花子肩挑竹籠手牽獼猴打着鑼引得這些小兒女跟着行走花子見方氏開門來看便歇下籠子把鑼兒連敲幾下口裏哩哩囉囉唱起來這獼猴雖是畜類善解人意

聽了花子曲兒便去開籠取籠子戴上扮一個李三娘挑水方氏叫春來喚山女兒同看那些左隣右舍并過往的人頃刻就聚上一堆大凡緣有套巧事有偶然正當戲耍之際恰好孫三郎也撞過來這獼猴又摸了一出安安送米粧模做樣引得眾人齊笑孫三郎分開眾人擠上一步解開汗巾拈出錢把一塊銀子賞與花子說李三娘挑水是女娘家沒了丈夫安安送米是兒子不見了母親如此苦楚扮他怎的不如扮個戲生月下跳牆是男女同懽再不然扮個

林林無雙小姐同會王仙客是尊卑同樂那花  
子傳了朱顏惹他饒舌方氏舉眼一覷正是那可意  
人見此時心情飄蕩全無話說那鳳奴年已一十五  
歲已解人事見孫三郎花嘴花舌說着渾話把娘一  
驚說道進去進去可恨這後生在那里調嘴我們原  
不該出來觀看方氏一頭走說道真金不怕火憑他  
何妨口中便如此說心裏却捨不下這個俏麗  
後生恨不得就摟抱過來成其好事這場糊塗扮戲  
分明又做了佛殿奇逢方氏時時刻刻記掛那人只

是徑路無媒到底兩情相隔朝思暮想無可奈何一  
日忽地轉着一念道除非如此如此方可會合背着  
女兒悄悄地叫過春來說道你到我家來却是幾歲春  
來道記得來時是七歲今年十三歲在娘子家已六  
年了方氏道你可曉得這六年間不少你穿不少你  
喫平日又不曾打罵你這養育之恩却也不小你也  
該知恩報恩春來道我年紀小不曉得怎麼恩怎麼  
報但憑娘子分付方氏笑道我也不好說得春來道  
娘不好說教我一發理會不來方氏道你可記得前

日門首猢猻撮把戲有一個小後生解汗巾上銀子賞那花子麼春來道前日娘同鳳姐進來時看撮戲的人都說還虧了孫三官人不然這叫化的白弄了半日如此說想就是這個人了。我當出去買東西認得他住在市中大橋西塊下沿河黑直楞門內是糶糶糧食小財主。方氏道正是正是今後你可坐在門首若見孫三官來便報我得知切不可漏此消息與鳳姐曉得後來我借些衣飾物件尋一個好對頭嫁你這十三歲的丫頭有甚不理會帶着笑點點頭兒。

牢記在心日逐到門首守候見孫三走來卽忙報與方氏方氏便出來半遮半掩賣弄風情漸漸而熟漸漸笑臉盈腮秋波流動把孫三郎一點精靈都勾攝去了。孫三郎想着這女娘如此光景像十分留意的我拚一會四顧無人之際撞進門去樓抱他一番他順從不消說起他不順從撒手便出他家又沒別個男子不怕他捉做强姦心上算計已定這脚步兒愈覺勤了。一日走上四五六遭挨到天色將暮家家關門掩戶那方氏依然露出半個身軀倚門而立孫三

郎瞻前顧後，見沒有人，陡起精神，踏上塔頭，屈身一揖，連稱瞿大娘子，瞿大娘子叫聲未了，隨勢捨向前，雙手樓定，方氏便道：孫三官好沒正經，口裏便說身却不動，忙將手去掩上大門，就在門背後做個隔山取火，一霎時弄出許多狂蕩來。

一個雖則有家有室，過曉過二十以外，精神倍發，全不懼風月徐娘，一個血已無婿無夫，方當四十之前，滋味重投，儘弗辭韻，狂張敞，一邊忙解紅羅袴，一邊突進紫插槌，這一個背水陳兵，那怕左衝右

撞那一個暗渡陳倉，只管直禱長驅，耻不象被一鴛鴦半學得海中蛤蚧。

狂與一番兩情難捨，緊緊抱住，接唇啞古，恨不得并做一個方氏低低叮嚀道：我守節三年，並沒一絲半線差池，自從見你之後，不知怎地攝去了這點魂靈，時刻牽掛，今日方得遂願，切莫洩漏與人壞我。

你得空時，就來走走，我教丫頭在門首守候，孫三郎道：多蒙錯愛，怎敢漏洩，但在此地相敘，却是不妥，必須到你房中牀上粘皮着骨，思思愛愛，頑要纏首。

些趣味。方氏道：房中有我女兒礙眼，却左廂止堆些柴草，待我收拾潔淨。堂中移來安設在內，鎖着房門，匙鑰到留你開鎖人去，拴着門等候。我便來相會。又門首探望，啓人疑心。孫三郎道：如此甚進去，認了廂房。又到裏邊取了一把鎖了。孫三郎然後開門，方氏先跨出堦頭，見沒人行走，把手一招。孫三郎急便閃了去了。方氏到次日，同春來把左廂房

面空屋內堆置，將室中打掃得塵無半，壁放下，點上安息香數十根，薰得滿室。把兩個銀戒指賞着春來，教他觀風。做自此孫三郎忙裏偷閒，不論早晚，楚來歡會。又且做得卽溜，出入並無一人知。生性幽靜，勤於女工，終日只在房中做事，一毫不管。所以方氏得遂其欲，兩下戀纏綿，調弄得這婆娘如醉如顛，心窩痴心妄想，思量如何做得個長久夫婦。

年纔二十三歲再十年三十三再十年  
個精壯男子我今年三十八再十年四  
五十八可不是年老婆婆自古道男子  
倘我的顏色凋殘他的性情日變却不  
做了他年話柄貽笑于人終無結果不  
與他勾上方是永遠之計我女兒今方  
二十五再十年三十五還不及我今年  
二十年往來豈不遂我心願只是教孫  
文容易教吾女去勾搭孫郎到難自古  
道女子偷

隔重紙男子偷女隔重山如今却相  
個道理心上思之又思沒些把柄等  
到與他商議孫三郎聽見情願把女  
出意外謝道多感厚情教我怎生樣  
個要你報答只要一心到底便足勾  
誓道孫謹後日倘有異心天誅地滅  
方氏道若有此真心也不枉和你相  
女兒性子執滯急切裏挑動他不得  
使他心肯孫三郎想了一想說不難  
不難今晚你可

如此如此把話兒挑撥他須是十五歲男女勾當量必也知覺了况且你做娘的肯教他竟些歡樂萬無不願之理方氏道是便是教我羞人答答怎好啓齒孫三郎道自己女兒有甚麼羞方氏又沉吟了一回笑道事到其間就是羞也說不得了但我又是媒人又是丈母禮數上須要着實周到孫三郎也笑道若得成就好事丈母面上自當竭力孝順只是今日沒甚好東西奉敬大媒先具一物暫屈少敘何如兩下說說笑笑情濃意熱樓向榻上戲樂一番方纔別去

話休煩絮當日晚間方氏收拾睡臥在牀上故意翻來覆去連聲歎氣鳳奴被娘攪擾也睡不着問道母親爲何這般愁悶方氏道我的兒你那裏曉得做娘的心上事自從你爹拋棄今已三年多了教我孤單寂寞如何過得鳳奴只道他說日逐過活的話答道爹爹雖則去世幸喜還掙得這些田產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將就度得日子罷了愁悶則甚方氏道兒若論日常過用喫不少穿不少雖非十分富足也算做清閒受用這又何消愁悶但日間忙碌碌混過到也

言淫傷化  
雖不容于  
笑矣

罷了，惟有晚間沒有你爹相伴，覺道冷落落的，悽楚難推，未免傷心思念。鳳奴聽了這話，便不做聲。方氏叫道：鳳姐，莫要睡，我有話與你講。鳳奴道：睡罷了，有甚麼講？方氏道：大凡人世百般樂事，都是假的，只有夫妻相處纔是真樂。鳳奴道：娘，你也許多年紀了，怎說這樣沒正經的話？方氏道：我的兒，不是做娘的沒正經，你且想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圖些實在快活，可不枉投了這個人身兒？你是黃花閨女，不曉得其中趣味，若是嘗着，再頭定然回味。思量論起這點

樂境，真個要入土方休，何況我尚在中年，如何忍得過？那鳳奴年將二八，情竇已開，雖知男女有交感之事，却不明白個中意趣。若何聽見做娘的說得津津有味，撥動芳心，不覺三焦火旺，直攻得兩腮如燃，眼紅耳熱，胸前像十來個槌頭撞擊，方寸已亂。答道：如今說也沒用，不如睡休。方氏見話兒有些萌芽，慌忙坐起身來，說道：兒，我有一件事，幾遍要對你說，自家沒趣，又住了口。如今索性與你說知，見你莫要笑我。鳳奴道：娘，有事只管說，做女兒的怎敢笑你。方氏道：

自從你爹死後，雖則思想却也無可奈何，不道今年春間沒來，繇走出門前，看見兩隻燒剝皮，交連一處，拖來拽去，兒這樣勾當，可是我孤孀婦人看得的麼？一時間觸物感傷，剛剛又奏着一個小後生走過，却是生得風流俊俏，自此一見，不知怎地心上再割捨他不下，何期一緣一會，復遇獼猴撮把戲，這後生却又撞來說起張生跳牆採蘋無雙小姐兩件成雙捉對的風話，一發引得我心緒撩亂。鳳姐道：可就是那穿秋香色直身掉嘴這人麼？方氏道：正是此人，原來

他也有心於我，為此故意說這啞謎，不想春來却認得他，喚做孫三官，開個糧食店，父母已無家私巨富，做娘的當時拿不定主意，私下遂與他相交，且喜他做人乖巧，出入並無人知覺，但恐到後萬一被鄰舍曉得，出乖露醜，壞了體面，我欲從長算計。孫三官今年二十三歲，只長得你八年，不若你與他成了夫婦，我只當做個老丫頭，情愿以大作小，服侍你終身，拾些殘頭落腳，量不占住你正，扇差徯一舉兩得，可好麼？鳳姐躊躇半晌，方說道：常言踏了爺牀便是娘，這

不點  
八卷四  
個人踏了娘牀便是爺。只怕使不得方氏道。如今只好混帳。那裏辦得甚麼爺。論得甚麼娘。況且我止爲捨你不下。所以苦守三年。原打帳招贅女婿來家靠老。今看這孫三官。又溫柔。又俏麗。又有本錢。却不是你終身受用。鳳奴道。旣恁地。只憑娘做主便了。但有一件。儻然他先有妻子。我怎去做他的偏房別室。方氏雖與孫三郎暗裏偷情。只好說些私情說話。外防鄉鄰知覺。內防女兒看破。忙忙而合。忙忙而散。實不曉得他有妻子。沒妻子。一時急智。便道他是頭婚。並

不會有老婆。  
媒道如此却好。須要他先行茶禮。擇個吉日。擺下花燭。拜了天地家堂。你便一來做娘。二來做媒人。這方是明媒正娶。若是偷情勾當。斷使不得。方氏連聲應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隔了兩日。孫三郎來問消息。方氏將女兒要行茶禮花燭成親的事說與孫三。歡喜不勝。即便買起兩盒茶裏。并着白銀二十兩。紅綠袖段。各一端。教人送來爲聘。此外另有三兩一封。備辦花燭之費。送聘後三日。卽是吉期。孫三郎從頭至足。色色俱新。大模大樣。覘來做新郎。

也不用人吹手，也不整備筵席，媒人伴娘，儗相都是丈母一人兼做，雙雙拜堂，花燭成婚，從此

破瓜女被翻紅浪

保山娘席卷寒霜

看官大抵人家女兒全在爲母的鈴索，若或動止，蹊蹺便要防閒訓誨，不信站辱門風，纔是道理，可笑這方氏自己不正氣，做下沒廉恥的勾當，自不消說起，反又教導女兒偷漢，豈不是人類中的禽獸？還有一說，假如方氏誠恐色衰愛弛，要把女兒錮住，孫三去性挽出一個媒人，通知親族，明明白白的行聘下財。

贅人家來，這一牀錦被，可不將自己醜行盡皆遮蓋，那知他與孫三郎私欲昏迷，不明理法，只道送此茶棗之禮，便可掩人耳目，不怕傍人議論，以致弄得個主離活拆，有始無終，只這兩個姪姪，姪姪夫自不是惜，單可憐連累這幼年女子，無端斃了性命，豈非是前冤宿業，後話慢題，且說孫三郎慣在花柳中行走，善會奏趣，幫襯見鳳奴幼小，枕席之間，輕憐重惜，加意溫存，這鳳奴滋味，初嘗果然，渾身歡暢，情蕩魂銷，男貪女愛，十分美滿，孫三春戀新婚，一個月不在家。

中宿歇便是日間也。聞或歸去走遭把店中生意盡都廢了。那方氏左鄰右舍見孫三郎公然出入俱各不憤。幾遍要尋事打他。自此沸沸揚揚。傳說孫三郎姦占孤孀幼女。那罷門雖無孀親叔伯也還有遠房宗族一來道方氏敗壞家門。一來希圖要他產業。推出一個族長爲頭。一張連名呈詞將孫三方氏母女并春來一齊呈告嘉興府中。那大守姓洪。名迭。見事關風化。即便准了。差人拘拿諸犯到官聽審。鳳奴情知事已做差。恐官廳嚴究春來。必致和盤出心裏慌。

張將若干衣飾私與春來。叫囑道。儻或官府問及。你須說我是明媒說合。花燭成親的。若遮蓋得我太平無事。即便死在黃泉。亦不忘你恩德。春來點頭領命。孫三郎央金上到太守處關說也。說是明媒配合。不是私情勾當。要免鳳奴到官。怎奈鄰里又是一張公呈。爲此洪太守遂不肯免。提將一千人盡拘來審問。那孫三方氏。鳳奴都稱是明媒正娶。宗族鄰里堅執是母子賣姦。太守乃喚春來細問。這丫頭年雖幼小。到也口舌利便。說道。主母孀居無主。憑媒說合。招贅孫

謹爲壻宗族中因主母無子欲分家私故此造言生  
事衆鄰舍也是乘機訛詐宗族鄰舍一齊譏然稟說  
通是這丫頭往來傳遞消息成就姦情只消夾他起  
來便見真偽太守喝住了衆人問春來既是明媒正  
娶媒人是那個春來西顧一看急切裏對答不來太  
守把案一拍喝道如今媒人在那裏快說來饒你一  
撥嚇得這丫頭戰兢兢答應道媒人就是主母太守  
不覺啞然大笑道好個媒人就是主母真情在此了  
欲待將孫三方氏等一齊加責因念着分上心上一

轉道中年寡婦暗約是真閨女年青年理或可貸隨  
撥筆判道

一方氏馬齒未足孫謹雄狐方綏固不及媒妁之言  
遂訂忘年之誼事固有之有女乍笄顏甲未厚亦  
豈能醜母之苟合而爲之間一言乎瞿門無子尚  
有生產可分方不能選昭穆可繼者爲宗祧遠念  
訟端所以不免耳至其家事憑族長處分并立嗣  
予以續香火方氏孫謹離異姑杖警之女以年幼  
不問使女春來固無妖紅枝傾而聲問所通亦不

能無罪，并杖以息來噪。

太守判罷，又喚孫三郎，道：「本該重責你一頓板子，看某爺分上，姑且饒你。今後須要學做好人，如若再犯，決不輕恕。」嚇得孫三連連叩頭而出。瞿家族黨，遂議立嗣子一人，承紹瞿濱吾宗祀，將家產三分均開：一股分授嗣子，一股與方氏自贍身故之後，仍歸嗣子；一股分析宗族各沾微惠。鳳奴擇人另配，七張八雷亂了數日，方纔停妥。不想族中有一人，渾名喚做瞿百舌，住在杭城唐栖地方，與本鎮一個大富張監

生相知，偶然飲酒中間，說及方氏不正氣，帶累女兒出乖露醜的事。張監生問起女兒年紀，又問面貌，生得何如，那鳳奴本來有幾分顏色，瞿百舌又加添了幾分，一發形容得絕世無雙。這張監生少年心性，一時高興，就央他做媒，要娶來為妾。瞿百舌正要奉承大老官人，有何不可，滿口應承。飛忙趁船來與方氏說親，方氏要配個一夫一婦，不肯把與人做妾。瞿百舌心生一計，去尋族長商議，許其厚謝財禮，中還可抽分。那族長動了貪心，不容方氏張主，竟自主婚，許

與張監生爲妾，議定聘禮百金。兩人到分了一半，擇日出嫁。那鳳奴雖憑官府斷離，心裏已打定不改嫁的主意。及至議將家產二分均開，指望母子相依。還圖後日團圓，不道纔過得兩三月，却又生出這個枝葉。已知勢不能留，每日閉着房門，默默的自嗟自歎，自泣。取過針線，將裏衣密密縫固。方氏誠恐他做出短見事，不時敲門窺探他，也只是不開。方氏在門外好言安慰，也不答應。一味嗚嗚哭泣，將嫁前一日，備起酒肴，教春來去邀孫三郎。別孫三郎害怕，初時

不肯來。鳳奴大怒，再教春來去發話道：「當日成親誓同生死，今日何肯前盟？」孫三郎垂淚道：「鳳姐恩情我安敢負，但恐耳目之地，又生事端，反爲不美。」來道：「鳳姐有言，如官人不往，一見卽當自到宅上。」孫三郎聽了，歎口氣道：「罷罷，鳳姐如此厚情，何惜一死報之。」卽隨春來同往。時已抵暮，母子張筵秉燭以待。二人相見，各各悲咽。孫三郎與鳳奴並坐，方氏打橫。春來執壺在旁，鳳奴滿斟一大觥，進與孫三，含泣而言道：「蒲柳賤姿，擬託終世。不料瞿門以分產借名，致我改

嫁總係敗殘花柳更不向東君重講顏色今雖未能  
以死相從而此衣誓非君手不解如君不信請開我  
衣願求綵線縫下左腋連及腰襠以為他日之證君  
宜自愛從此長別矣道罷自己也進一大觥放聲長  
號孫三方氏俱掩面而泣春來亦歛歔不勝孫三帶  
淚執鳳奴之手又回顧方氏說道憑庸過分爾獲佳  
緣將謂借老可期半子半壻你知我知何意驀起風  
波遂至分割然繇命數所遭只索付之無奈而已幸  
善事唐栖張貴人勿更念王涇孫浪子鳳奴聽了勸

言及至此  
方是曲終  
奏雅樂亦  
寔矣

然變色道君以我棄舊憐新邪我聞嶺人以貞一為  
德今既事你當守一而終豈可冒恥包羞如烟花下  
賤朝張暮李乎言罷又泣孫三見其悲哀懇切抱置  
膝上舉袖拂拭淚痕說道我孫三不過是市井俗子  
何德何能乃蒙如此貴重肯為我堅守節操教我何  
以為報但不知今生可有再見之期了口中便說不  
覺涕泗交漉哽咽不能出聲鳳奴一發淚下如雨向  
袖中取出白羅手帕一方折成方勝又將繡帶一條  
打做同心結繫着方勝納于孫三袖中含淚說道留

此伴你身則不能矣。三魂有靈當相從于九泉之下。可也。孫三聽罷將手中酒杯一擲奪身而起走出房門約有半個時辰不見進來。方氏道兒孫郎想不忍見你這般悽慘竟自去了。急教春來觀看外邊門戶盡閉却未曾出去。母女以為奇怪移燭到處照看。何意孫三走到廚房取過尖刀將這子孫椿砵殼植一刀割壞半連不蘇昏仆在地血汚滿衣嚇得母女魂魄皆喪。急扶到牀上臥下半晌方甦。鳳奴道你行此短見莫非恨我麼。孫三忍痛呻吟說道我實恨了你

人之感人  
一至于此

娘女兩人安得到有怨恨意欲自刎以表此心。但恐死得不乾淨反累你母子。故割絕此道以見終身永無男女之事。况我原有妻室已生一子後代不絕此心無所牽掛。惟要你母子知我此情非薄。俾男子足矣。言罷各相持哭盤桓既久不覺雞聲三唱天色將明。孫三郎勢難再留只得熬着疼痛作別。兩人攪做一團直哭得個有氣無聲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不題孫三郎歸家養病且說鳳奴送別之後淚眼不

乾午牌方過張家取親船隻已到一個做媒的瞿百  
舌一個主婚的族長主張管待來人催促出門娘女  
兩人又相持大哭各自分離鳳奴來到張家那張監  
生溫柔俊雅比孫三郎却也相彷彿看見鳳奴顏色果  
然美麗大是歡喜他本是富豪子弟女婢滿前正室  
娘子又寬和賢曉所以少年納妾全無愠意張監生  
第一夜到新房中擺下酒看要與鳳奴飲幾杯添興  
那知鳳奴向隅而立不肯相近張監生走向前去扯  
他鳳奴攙脫閃過那邊張監生折轉身來他又躲過

這邊兩下在左右轉分明似小孩子扎盲盲光景服  
事丫頭都各各的笑個不止張監生跑得氣喘吁吁  
推他不着只得坐下他本來要取些歡樂不道弄出  
這個嘴臉好生沒趣心裏也還道是嬌怯怕羞教丫  
頭斟酒連飲十數大杯先向牀上睡下打發丫頭們  
出去指望眾人去後自然來同睡鳳奴却將燈挑得  
亮亮的倚着桌兒流淚張監生酒量不濟到了床上  
便昏昏熟睡天明方醒身邊不見新人睜眼時時却  
是端茶而坐大以為怪起身入上房與大娘子議夜

甚如此。只是他... 張監生依了這話。是晚便不進... 房。怕又遇着城中有事。一去十餘日。方歸。一夜乘着... 酒興。步入房來。鳳奴一見便... 避。張監生橫身攔... 住。笑道。你今春走向那裏去。鳳奴轉動不得。遲到一... 個壁角邊。被他雙關抱住。死掙不脫。直拖到牀上。按... 倒。鳳奴轉雙袖緊掩住面龐。張監生此時心忙意... 急。探手將衣襟亂扯。左扯也... 右扯也。扯不斷。

仔細一看。原來貼肉小衣。上下縫聯。所以分拆不開。... 氣得他一團熱火。化做半杯雪水。連叫訖。要放下手。... 走出堂前。教家人尋瞿百舌來。與他說如此如此。這... 是爲甚緣故。他既不願從我。可還了原聘。領了去罷。... 瞿百舌聽了。不慌不忙。帶着笑道。大相公好沒撻煞。... 既娶來家。是你的人了。怎說領了去的話。張監生道。... 我娶妾不娶。娶消遣作樂。像這個光景。要他何用。瞿... 百舌道。大凡美人。多有撒嬌撒痴。大老官務加憐香... 惜玉。方爲在行。若像你這喉急。放出霸王請客幫襯。

原成不得，張監生道：「他把衣服上下縫聯，難道也是我不在行？」瞿百舌道：「這正是他作嬌處。」張監生笑道：「恐這樣作嬌，也不敢勞。」瞿百舌道：「大相公不難，今已將滿月，其母定來探望，待我與他說知，等他教導一番，包你如法。」張監生且說得有理，也就依了。瞿百舌按住了張監生，飛風到王江涇，與方氏說這樁事。此時那嗣子已搬入來家，方氏只住得後邊兩間房子，他自從遭了那場恥辱，自覺無顏，將向日這段風騷盡都銷磨，每日只教道春來做些針指，心裏止牽掛

着女兒，不時暗淚，瞿百舌一口氣趕來，對方氏說：「你女兒這般這般觸了主人之怒，要發還娘家，追討聘禮，一倍要還三倍，我再三勸住，你可趁滿月，快快去教女兒不要作搜財主，是牛性，一時間真個翻過臉了，你可喫得這場官司。」方氏本是傷弓之鳥，聽見官司兩字，十分害怕，心裏却明曉得鳳奴爲着孫三，決不肯從順，左難右難，等到滿月，只得買辦幾盒禮物，帶着春來去看女兒，不想鳳奴日逐憂鬱，生起病來，本只有二三分病體，因怕張監生纏帳，故意臥牀不

起張監生聽了瞿百舌的話做出在行幫，勸請醫問  
卜，不時到牀前看處，鳳奴一見進來，便把被兒蒙在  
頭上，不來招架，恰好方氏來到，母女相見，分外悲啼。  
因見女兒有病，不好就說那話，向着張監生夫妻，但  
稱女兒年幼無知，凡事須要寬恕，那大娘子見方氏  
做人活動，甚是歡喜，背地博問鳳奴衣服縫聯的緣  
故，方氏怎敢道出實情，一味含糊應答。一日大娘子  
請方氏喫茶，畱下春來相伴鳳奴，正當悄悄的問題，孫  
三郎信息忽見門帘格處張監生步將人來，鳳奴即

翻身向着裏面，張監生坐在牀前，低聲啞氣的問，今  
日身子還是如何，心裏可想甚東西，連問兩聲，鳳奴  
竟不答應，春來在側，反過意不去，接口道：今日畧覺  
健旺，只是虛弱氣短，懶得開口。張監生見他應對伶  
俐，舉目一觀，那頭髮剛剛覆眉，水汪汪一雙俏眼，鵝  
卵臉兒，白中映出紅來，身子又生得條苗有樣，大是  
可人，便問你叫甚名字，那丫頭應言喚做春來。張監  
生立起身道：我方纔買得佛手在外，你可隨我去拿  
一隻與鳳姐，春來只道是真，隨着就走，引入一個小

書房中，張監生將門閉上，樓住親嘴，春來半推半就，道相公尊重，莫要取笑。張監生那裏聽他，擁向醉翁椅上，扯開下衣，縱身相就。那丫頭年紀雖小，已見孫三郎與方氏許多醜態，心裏也巴不得嚐嚐滋味。奈何掄他不着，今番遇這財主，見愛有何不可，只是芳心乍吐，經不得兩驟風狂，甚覺逡巡，畏縮苦樂相兼。須臾情極興闌，但見落紅滿榻。張監生取出一枝鳳頭玉簪，與他挿戴，又將一隻大佛手遞與勾着肩兒，開門送出，說道：「畱你在此做個通房，可情願麼？」春來

道：「多謝相公擡舉，只怕沒福，還恐我家娘不肯放我。」張監生道：「我開了口，怕他不肯，春來點首，捧着佛手而去，看官大抵遇合，各自有緣分，一毫勉強不得。譬如張監生費了大注財禮聘妾，反不能沾一沾身子，這春來萍水相逢，未曾損半個低錢，到訂下終身之約，世間事體大率如此，所以說

着意種花花不活

無心挿柳柳成陰

且說鳳奴一臥二十餘日，方氏細察他不是真病，再三譬喻，教他莫要如此。鳳奴被娘逼不過，只得起身

梳洗尚兀粧做半眠半坐。方氏纔將瞿百舌所言說與苦勸勉強順從。休要累我。鳳奴忿然作色道。娘不見我與孫郎所誓乎。言猶在耳。豈可變更。你自回去。莫要管我。我死生在此。決不相累。方氏見話不投機。即時要歸。大娘子那裏肯放。張監生又爲着春來苦。苦堅留。到另設一間房戶。安頓方氏住下。自己來陪伴鳳奴。他意中以爲母子盤桓日久。自然教導妥當。必非前番光景。誰知炤舊不容親近。空自混了一夜。衣服總都扯碎。到底好事難成。張監生大恨。明知爲

着情人所以如此。次日卽將鳳奴鎖禁空樓。分付使女輩日進三餐薄粥。夜間就在樓板上睡臥。方氏心中不忍。却又敢怒而不敢言。無顏再住。連忙作辭歸去。張監生另送白銀三十兩。娶了春來。渾身做起新衣。就頂了鳳奴這間房戶。分付家中上下。稱爲新姐。這豈不是

打牆板兒翻上下

前人世界後人收

張監生做出這個局面。本意要教鳳奴知得。使他感動。生出悔心。奈何鳳奴一意牽繫。孫三心如鍊石。毫

無轉念說話的。假如鳳奴既一心爲着孫三，何不速尋個死路到也。留名後世，何必做這許多模樣，忍辱苟延看官，有所不知，他還是十六七歲的女子，與孫三情如膠漆，一時雖則分開，還指望風波定後斷絃重續，不料又突出這瞿百舌，貪圖重利，強爲張氏納聘，雖然勢不能違私心，尚懷痴想，希冀張生求慾不遂，必有開籠放鸚鵡之事。那時主張自繇，仍聯舊好，誰能間阻，所以方氏述瞿百舌退還母家之說，到有三分私喜，爲此寧受折磨，不肯卽死，有詩爲證。

生死靡他已定盟

總教磨折不移心

傍人不解其中意

只道紅顏欲市名

話分兩頭，且說孫三郎在家醫治傷口，怎奈日夜記掛鳳奴，朝愁暮怨，長歎短吁，精神日減，瘡口難合，捱到年餘，漸成骨立，愈加腐爛，自知不保，將家事料理，與兒子取了個名字，喚做漢儒，叮嚀妻子，好生撫養。劉氏哭哭啼啼，苦言寬慰，看看病勢日重，向妻子說了幾句斷話，又教差過方氏一見，劉氏不敢逆他，卽差一個老嫗，果差子去接方氏，聞說孫三病已臨

危想起當日恩情心中悽切也顧不得羞恥即便乘  
轎而來彼此相見這番慘傷自不必說孫三郎向懷  
中取出同心結交與方氏道我今生再不能復見鳳  
姐矣煩你爲我多多致意言訖瞑目而逝可憐劉氏  
哭得個天昏地暗一面收拾衣衾棺木方氏索性送  
殮過了方纔歸家思量女兒被張郎鎖禁空樓絕無  
音耗不知生死如何須去看個下落也放下了腸子  
喚個小船來到唐河張監生卽教春來出來迎接方  
氏舉目一看遍體綺羅光彩倍常背後到有兩個丫

頭隨侍問起女兒却原來依舊鎖禁樓上方氏此時  
心如刀割嗟歎不已見過了張郎夫婦卽至樓上看  
鳳奴時容顏憔悴非復舊時形狀母子抱頭而泣方  
氏將同心結付還說孫三病死之故鳳奴不覺失聲  
大慟方氏看了女兒這個景狀分明似罪囚一般終  
無了期私地理怨春來說你今旣得時也須念舊日  
恩情與他解冤釋結如何坐視他受苦春來道我怎  
敢忘恩負義不從中周全怎奈相公必要他回心轉  
意鳳姐又執迷不允每日我私自送些東西上樓却

又不要教我左難右難這幾時我再三哀求已有放歸的念頭娘可趁此機會與相公明白講論一番待我在後再攙聳幾句領回家去罷方氏得了這個消息到次日要與張監生講話正遇本衙公正里甲與張監生議丈量田地地方比走到堂中向各人前道個萬福開言道列位尊官在座我有不知進退的話要與張相公說知討個方便多承張相公不棄我女鳳姐聘來爲妾若是我女兒到了你家有甚阜絲麻線落在你眼裏這便合應受打受罵受辱便是斬頭也

該然也須捉姦捉雙方纔心服若未入門時先有些風聲你便不該娶了或是誤與不知娶後方曉得平昔有甚不正氣到家却沒甚過失這叫做入門清淨要畱便畱若不相容就該退還娘家何故無端鎖禁樓中如罪囚一般此是何意磨滅已久如今奄奄有病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我必然也有話說常言死人身邊自有活鬼你莫恃自家豪富把人命當做兒戲衆人聽了此話齊道大娘言之有理張相公你若用他便放出來與他個偏房體面若不用他就交還他

生見機  
興自是  
家之子

去。但憑改嫁。省得後邊有言。張監生心裏已有肯放  
去的念頭。又見方氏伶牙俐齒。是個長舌婦人。恐怕  
真個弄出些事來。反為不美。遂把人情。實在眾人面  
上。便教開了樓門。喚出鳳奴。交還方氏領去。方氏即  
就來船載歸。王江涇過了月餘。方氏對鳳奴道。兒你  
今年紀尚小。去後日子正長。孫三郎若在。終身之事  
可畢。他今去世。已是絕望。我在此尚可相依。人世無  
常。儻或有甚不測。瞿門宗族。豈能容你。那時無投無  
奈。知之奈何。况春花秋月。何忍空過。趁此改圖。猶不

責備得極  
正方氏應  
道死矣

失少年夫。娘一奴。聞言大怒。說道。娘你好沒志氣。前  
既是你壞我之身。止謂隨他是一馬一鞭。所以雖死  
無悔。今孫三郎既死。難道又改嫁他人。既要改嫁。何  
不。即就張郎。我雖不指望。豎節。娘牌坊。實不願做此  
補。且之事。學你下半截樣子。言罷。放聲長號。到使方  
氏。老大沒趣。走出房門。鳳奴遂解下結。勝同心帶。自  
縊梁間。及至方氏進來看見。解救時。已不知氣斷幾  
時了。痛哭一場。買棺盛殮。欲待葬在瞿濱。吾墓傍。嗣  
子不容。欲待另尋墳地。嗣子又不容。久待在家。方氏

無可奈何，只得將去火化盡。已焚過，單剩廟前一塊未消，結成三四寸長一個男子面貌，衣履渾似孫三形像，認他是石，却又打不碎，認他是金，却又燒不化。分明是

楊會之捏塑神工

張僧繇畫描仙體

那化人的火工，以為希奇，悄悄地藏過，不使方氏得知。這也不在話下，自古道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可煞作怪，孫二郎先死多時，恰好也在那日燒化。他家積祖富足，豈無墳塋

素落歸根  
語評裡

也。把來火化，原來孫三郎自從死後，無一日不在家中出現，嚇得孤孀子母，并及家人伴當，無一人不怕。只得去求籤問卜，都說棺木作枕，發脫了出去，自然安靜。劉氏算計要去安葬，孫三郎夜托一夢，說自己割壞人道，得罪祖宗，陰靈不容上墳，可將我火化便了。劉氏得了這夢，心中奇怪，也還半信半疑，不道連宵所夢相同，所以也將來焚化。胸前一般也有一塊，燒不過的，却是鳳奴形狀。送喪人等無不駭異。劉氏將來收好，藏在家中。那送喪之人，三三兩兩傳說開

石點頭 卷四  
去。焚。化。鳳。奴。的。火。工。聞。知。袖。着。孫。三。小。像。到。來。比。看。  
劉。氏。一。見。大。是。驚。詫。孫。三。兒。子。漢。儒。年。雖。幼。小。孝。出。  
本。心。勸。娘。破。費。錢。鈔。買。了。此。像。做。起。一。個。龕。子。並。坐。  
于。中。擺。列。香。燭。供。奉。但。見。

孫。三。郎。年。未。三。十。備。體。風。情。手。中。扇。點。着。香。羅。却。  
是。調。腔。度。曲。但。是。髭。鬚。脫。落。渾。如。戴。靛。鮑。帽。的。中。  
官。瞿。鳳。奴。不。及。兩。旬。通。身。嬌。媚。同。心。結。繫。在。當。胸。  
半。成。遮。奶。藏。鬪。只。見。繡。帶。垂。肩。分。明。欲。去。懸。梁。的。  
如。子。

一。時。傳。徧。了。城。內。城。外。南。來。的。是。唐。柄。鎮。上。男。女。北。  
來。的。是。平。望。村。中。老。幼。填。街。塞。巷。挨。擠。不。開。個。稱。  
奇。人。人。說。怪。正。當。萬。目。昭。彰。之。際。忽。然。狂。風。一。陣。捲。  
入。門。來。只。見。兩。個。形。像。霎。時。化。成。血。水。這。方。是。同。心。  
結。的。下。稍。真。正。萬。古。希。罕。的。新。聞。嘉。靖。初。年。孫。漢。儒。  
學。業。將。就。做。一。小。傳。以。記。後。來。有。人。作。幾。句。偈。語。懺。  
悔。偈。云。

是。男。莫。邪。淫。  
欺。人。猶。自。可。

是。女。莫。壞。身。  
天。理。原。分。明。

不信塵登伽  
地獄久已閉  
豁然紅日起  
同心一帶結  
一為自宮漢  
輪迴總能轉

能攝兩難精  
金磬敲一聲  
萬方光華生  
男女牽幽魂  
一為投繯人  
何處認前因

